

島上紅旗

一九五六年福建文學作品選集

何澤沛等作



福建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編 者 的 話

收到这本集子里的作品，是从本年省内各报刊上以及本省作者在省外刊物上所發表的作品中选出的。这里所选的只限于短篇小说、散文和詩歌。以后我們准备每年編选一次，可能时將按文藝形式分別編印选集。

近年來，我省的文藝創作已取得一定成績。作者們以極大的热情，歌頌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歌頌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他們的創造性的劳动。从选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民在对敌斗争和参加各項建設事業中所表現的英雄气概，看到本省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所經歷的光輝的道路。这些作品对于我們都具有積極的教育作用。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但內容都是很健康，充滿生活气息和战斗精神的，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我們希望全省文藝作者繼續努力！寫出更加美好的作品來獻給人民。

編輯这本集子的時間比較倉促，未能广泛地收集作品和征求意见，因而編选时难免有所遺漏。这点應該附帶說明一下。

福建省文学藝術工作者联合会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目 錄

編者的話

小說、特寫、散文

島上紅旗.....	何澤沛 (1)
劉英.....	再 全 (35)
養鷄姑娘.....	鼎 生 (50)
第一次出海.....	高 農 (64)
熱愛鐵路的人.....	黃 岑 (72)
新兵.....	馬 馳 (83)
走筆寫長堤.....	谷 青 (94)
石馬和水龍.....	張祖炯 (101)

詩 歌

海防戰士之歌.....	崔葆桂 (108)
海防戰士的心.....	王建國 (112)
洪暢老大娘.....	林 敏 (114)
閩江行.....	周 綱 (116)
武夷山中杜鵑開.....	周 綱 (120)
茶樹花開喜報來.....	周 綱 (121)
山歌對唱送阿哥.....	馬 力 (122)
鷹廈鐵路工地散歌.....	梁 青 (124)
割麥.....	梁 吉 (126)

廈門海堤短歌·····	童晴嵐(128)
列車東來·····	尙 政(134)
戴云山·····	李 力(139)
太陽上山崗·····	胡 鷹(141)
汀溪詩草·····	李燦煌(143)
詩二首·····	李 健(147)
深夜繪圖·····	陳建新(149)
西湖秋色·····	郭根祥(150)
再見吧，故鄉·····	張白帆(151)
寄家鄉·····	謝 冕(154)
老木匠和他的三個兒子·····	楊 毓(156)

島上紅旗

何澤坤

(一)

臨近敵占島的建設村這一帶海面，迎秋以來，就沒有落過一場能濕透鞋底的雨，入了冬，又三天兩頭的刮台風。昨天中午，好容易風息浪靜，可是對面的敵島上，又打來了幾發冷炮，漫無目標的在海里、在沙灘上爆炸。海邊漁民經歷得多了，知道這是敵人存心搗亂，虛張聲勢嚇唬人，想把掬海為生的漁民困在岸上。漁民識破了敵人這個沿海封鎖的鬼計，就偏偏要多出海，多捕魚。幾發冷炮，不過引起了漁民的幾聲冷笑，大大小小的漁船，還是解纜扯篷連夜出海去了。

到了今天早晨，剛一露面的太陽，就被層層的雲彩包圍住，昏昏沉沉的好象沒有睡醒一樣。海上吹來的風，緊一陣，松一陣，還夾帶着幾星雨點。那就是說，眼看又是一場暴風將在夜間襲來。

正在這個陰晴不定天色傍晚的時候，一個比風暴更加惱人的消息，傳進了建設村。不知道什麼時候起，村前的大白島上出現了一面敵人的旗。

消息是這樣傳來的：

先是幾個年青姑娘，在退潮後的礁石上撿紫菜，看見大白島上有一根頗為高大的木柱子，上面飄着一面看不清顏色的旗幟。接着第一批從海上回來的漁民証實了姑娘們的發現，他們在繞過大白島時，清清楚楚看見那是一面蔣匪的青面獠牙旗。根據情況判斷，昨夜有匪船開到大白島，然後，船上的匪兵爬上島子，豎起了這根象桅杆一樣的木柱子。

這突然發生的事情，激怒了海邊的漁民。正在劈紅柴的人提着斧頭，正在補網的人拿着繩梭，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怒不可遏的交談着。

比所有人都更加氣憤，也更加不安的，是今年才當上基干民兵的小桂子。

他聽說大白島發現匪旗後，一個人慌慌張張跑到海邊，站在系船的大石岩上，神情驚惶的向大白島望去。

这是个无人居住的小荒島，全是光秃嶙峋的灰石头，長長的，好象一个大烏龜壳，漲潮时小，退潮时大，露在海面上。建設村的人在海上進進出出，就一定要繞着这小島子走。多少年來，大白島成了建設村漁民走海路的标记。炮击金門后，民兵隊長洪火星特意做了一块斗大字的标語牌，上寫“一定要解放台灣”，就插在这个島上，讓过往的蔣匪兵看。自然，出海的漁民，也常看到这塊令人兴奋的大标語牌。

小桂子擦着头上急出來的汗，向大白島望去时，海面上已逐渐灰暗起來，在翻滚的浪濤中，只看見大白島模糊的輪廓。眼力最好的小桂子，也辨別不出島上有什么异样的动静。

他跳下石岩，快步走去，經過民兵用來开会睡覺的那座大楼边，正响着嘈雜的声音。小桂子还没有当民兵以前，就常到民兵隊部來，羨慕的东瞧西望，他早已听慣了民兵們爱吵爱鬧的声音。在他当上民兵以后，他更感到这声音的親切，就是捕魚回來十分疲倦了，也忍不住要插上几句，开个玩笑再走。但这时候的吵鬧声音，却使他心情沉重。他从民兵隊部的門前走过，沒有進去，一直走回家來。

他走到自己的家門口，也并不打算進屋去，用五个手指煩躁的搔着头髮，楞怔怔的站在那里。

小桂子娘正在門外一塊洋灰地上收地瓜片，看見兒子這副垂頭喪氣的模樣，心里很納悶。她記得當兒子還是個野孩子，成天牽牛繩滾山坡的時候，有時在外面打架打輸了，或是搗了鳥窩又把鳥蛋打碎了，受了埋怨，回到家來不聲不响，就是這副樣子。可是，自從兒子歡天喜地的當了民兵，就不看見他再干那些傻事了，兒子很快的長大了。不過，娘最清楚的看出來兒子長大的事，還是兒子和水英姑娘的常來常往。兩個人，不是你去找她，就是她來等你。水英是全村最會織網的姑娘，能寫會算。看見他們兩個同進同出的親熱勁，左隣右舍的老太婆，也來偷偷向她道喜。這當中，也有些波折，民兵隊里的二柱也在向水英討好，還人前人後的講小桂子的壞話，可是水英是個有主意有眼力的姑娘，別看小桂子不象二柱那樣能說會講，水英卻就是喜歡他。她知道兒子也覺出二柱是個愛講小話的家伙，當面批評過二柱，從來不背着二柱講，更不在水英面前提。這不但使水英更親近他，連水英那個頭腦不開通的爹，也逢人夸贊小桂子的正直。昨天晚上，娘一覺醒來，還聽見兩個人在屋里有說有笑，那麼現在究竟是什麼事，使得兒子這樣愁悶不樂呢！

小桂子瞥見娘在注意的瞅着自己，走過去撿了几片還沒有晒干的地瓜片，象丟石子那樣順手向籬筐里丟去，却一片也沒有丟進筐里。娘瞪了他一眼，他也並不在意。停了一

会，挨近娘的身边，低声說：

“娘，你听說沒有？”

“听說什么？”娘奇怪的望着他。

“匪旗，大白島上的匪旗。”小桂子結結巴巴的說。

“哎！看你还急得掉了魂似的，我当是你跟水英……大白島上的匪旗，你着急什么？我們这里落炮彈也是家常便飯呀。”

“哎！娘，你不懂，昨晚上是我站崗，偏偏今天就出現了匪旗，我有責任呀！”

小桂子嘟囔着走开了。

不知不觉，他走到夜間站崗的崗哨上來了。

这里地势高，可以看見大白島周圍的海面。小桂子象夜間站崗那样鑽進了哨棚，閉着眼听了听，和夜間一样，只听見海潮冲打沙灘的声音。他又从槍眼向外望，大白島已經变成了一团黑影，不远的海面上，有几只漁船向海岸駛來，他猜想，那是民兵隊長洪火星回來了。

“是誰？誰在哨棚里？”

小桂子慌忙从哨棚里走出來，一看，喊叫的人是二柱。

“哦，是你。”二柱狡猾的眯着眼睛，譏諷的說：“真積極，天不黑就站夜崗來了。怪不得水英看上……”后一句話是因为妒忌脫口而出的，他还不愿意当面承認水英喜欢小

桂子，話沒講完，就搖頭晃腦的走開了。

小桂子自然明白這半句話的意思。他認為自己和水英情投意合，是很平常不過的事，就好像一年級的小學生，愛掏鳥窩的男孩子總是和愛摘野花野果的女孩子，玩在一起一樣。大人的責備和眼紅的孩子的挑撥，都不能使他們分開，只顯得自己糊塗好笑。在他純潔的心灵中，他實在不明白，當了二年民兵的二柱，為什麼不在擔負民兵工作上嚴格的要求他，偏偏要為了水英而煞費苦心的嘲弄他。他有時想，只要能夠和二柱一起打一次仗，一同抓回來幾個海匪，他們就會變得親密起來。如果說小桂子也有什麼隱藏的心事，那就是他渴望一次戰鬥，在戰鬥中露露身手。這些話他只和水英講過。現在由於匪旗而引起的气忿和不安，使他第一次嘗受到歡樂的愛情帶來的輕微的悔恨，使他越加強烈的渴求一場出生入死的戰鬥。他既沒有因二柱的明顯的醋意而感到快慰，也無心計較二柱的惹人惱火的冷言冷語，他急忙追上几步，在二柱的身後喊：

“二柱哥，二柱哥。”

“唔，什麼事？”二柱聽到親切的喊聲，猶豫一下，站住了。

“你听說了嗎，大白島上的匪旗？唉，真叫人想不到……”

“想不到的事情多咧。”二柱也在为大白島的匪旗气愤，但他看見小桂子急得象热鍋上的螞蟻，就故意漫不經心的說。

“可是，二柱哥，这件事我們應該想到，我們是民兵。”小桂子完全忘記和二柱的隔閡，緊緊的拉住二柱的手說，“二柱哥，昨晚上你和我同班站崗的時候，你有沒有聽見海上有什么响动？”

“你呢，你聽見沒有？”

“我——我沒有。”小桂子縮回了手，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見。

“我又不是千里眼、順風耳，我怎么能聽見！”

“我們民兵應該操心的呵，二柱哥，你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恰巧就在昨天晚上發生这事。”小桂子不安的說。

“民兵！对，民兵該操心，可是海面那么寬，大白島上又沒有人，民兵操了心，也攔不住敌人黑夜里偷鷄摸狗。你呀，用不着給自己过不去，昨晚上站崗的不光是你一个。”

“二柱哥，你不知道，昨夜水英在我家里——”小桂子几乎要把昨夜的事講出來了，抬头碰見二柱的惱怒的眼光，又把話咽住了。

“哼，我不知道，她在你家里說呀唱呀，我哪里知道，我又不是躲在門背后的包打听。”

二柱輕蔑的露着牙齒，走開了。小桂子沒有喊他，只是怪自己不該事情沒弄清，先扯到水英身上。他感到自己確實太年幼，沒經過的事情太多了，他在苦惱中想起了民兵隊長，就向停靠船只的沙灘走去。

远远的就聽見沙灘上一片吵鬧聲，气得冒火的漁民，正在惡毒的咒罵着。

“可惡的蔣該死，連他那个老窩都保不住了，还有心到这眉毛头上插一手，噁！……”

“蔣該死那偷雞摸狗的手，还能干出正事來。”

.....

漁民們不理睬那些跑來催吃晚飯的婦女，就在海灘上，迎着——陣大——陣的冷風，追究起事情發生的根由來。

“不用問，匪船是黑夜偷偷靠上大白島的。可是，夜間站崗的呢，呵，打瞌睡去了！怎么連个响聲都听不見，呵？”上年紀的陈老爹飛濺着唾沫說，因为激怒，話講完了，下頰上一撮翹翹的白胡子还在抖动着。

“对呀，民兵呢，夜里誰站崗？”另一个老人附和着。

建設村靠大白島海面有兩個崗哨，从九点鐘那一班算起，到天亮一共四班八个人。在場的直班民兵，并不示弱，用更响亮的声音回答老人們的責問。他們都小心尽責的站到換崗，什么响聲也沒有听到。

一股潮水趁着風勢，向吵嚷的漁民們猛卷過來，浪花濺湿了誰的褲管，怒氣不消的人群離開沙灘，一齊站到岸邊的土堆上去。

沙灘上只剩下一聲不響的小桂子一個人。冷風不停的吹着他微微發熱的臉頰，熱哄哄的頭腦開始冷靜下來，他望着奔騰前來的海浪，憂悵不樂的回想起昨夜的事情。

(二)

昨天晚上，小桂子沒有下海，也沒有輪到站崗。要運海貨到廈門港去的周亞丁，在門口碰見他說：“小桂子，你閑着沒事，替我站崗吧。我要趕潮水開船。”小桂子滿口答應。周亞丁又說：“是第三班崗，是下半夜潮水漲滿的時候，也是船隻靠岸的好時候，你可要操心呵，不要丟到后腦勺子去。”小桂子最不高興人家不信任他，當時硬聲硬氣的回答：“你走你的吧，我又不是沒站過崗。”心里还挺不痛快，認為周亞丁小看他，真羅嗦。他呢，也真操了心，丟下飯碗，就把槍背在肩上，跑到民兵隊部瞅着滴答滴答響的馬蹄鐘。

天剛黑下來，不用看鐘，就知道離站崗的時間還早得很。“干什么好呢？”他想。下半夜值班的民兵，本來都是一黑天就睡下來。但小桂子這時候卻睡不着。每天傍晚時

候，水英都在他家里和娘談着話，等他从海上捕魚回來。可是今天一整天沒有看見水英了，聽說水英要到她姐姐家去，但怎么沒有給他个信呢？

他想到水英家去看看。当他習慣的在走路前，抓住挂在右肩上步槍的皮帶時，他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背上槍就不能东游西逛，槍是民兵最寶貴的武器。”他記起隊長講过的話。

正在这时候，他的灵活的眼睛，突然被兩只手从后面蒙住了。这种女孩子喜欢的玩藝，他是最近才賞受到的。从那兩只十分冰冷又十分柔軟的手，他已經高兴的猜出來这是誰了。

“快松开，胆子不小，半路打劫民兵。”他細声的說，并不急着掙脫那兩只手。

但冰冷的柔軟的手自动的放下來了，抓住他的手掌，急着問道：

“你的臉怎么这样燙人哪！”

小桂子慌忙摸了摸自己的臉頰，覺得確實是微微發熱。

兩個人一前一后的跑到家，呼呼的喘着氣。桂子娘驚訝的望着他們，等到看明白那又是一場愉快的“游戲”，便放心的回屋睡覺去了。

“我不到大姐家去了。大姐明天來，三个月的小寶也帶

來。”水英理了理因奔跑而蓬亂的頭髮，指着一個斷腿的小搖床，接着說：“我掙來請你修理的，大姐家的孩子都習慣睡小床。”

小桂子蹙了蹙眉毛，不當回事的說：“我當是什麼好事，你真講得出，叫一個民兵給你大姐修搖床。”

可是小桂子立刻聚精會神的修理那條床腿，水英在一旁看着，先還噘着小嘴不作聲，不一會，也就有說有笑的織起毛衣來了。

是酣睡的午夜的時候了。

小桂子疲倦的打着呵欠，眼睛變小了。

不停的夜風把海灘上那粗獷的喊聲，送到了小桂子的耳里，使他震驚的站了起來，揉着倦澀的眼睛，他想起了站崗。

“真糟，跟你說話忘了時間。該我去接班站崗了。”小桂子搔着自己的頭說。

“那怎麼辦？已經半夜了，再熬下去，你明天怎么下海捕魚，還是找人替換一下吧。”水英也跟着急起來。

“我就是替周亞丁的班。你真是小姑娘家，熬夜算得了什麼，打起仗來，三天三夜也不准合合眼。火星說他就是這樣立了二等功的。”小桂子兴致勃勃地說。

但他那疲憊的神情，是瞞不過水英的眼睛的。可是水英也明白，這時候已經無法阻攔他了。她只能勉強拉住他，親

手把剛織好的毛衣套在他身上。這還是水英那一雙深情的眼睛，望得他不得不溫順的接受了。

小桂子沒有遲到，他准時的接了班，這使他感到很安慰。夜風撫摸着他的臉頰，清涼，新鮮，驅散了剛才的疲乏。

他背好槍，象上操一樣正規的走來走去。一次比一次嚴格的，要求自己把腳步聲走得輕微。站住後，向黑黢黢的四周諦聽，區別出哪是風吹草動，哪是浪扑沙灘，腳步走在沙礫上和走在硬土上又有什么不同，最後對自己的“演習”滿足的點點頭，不出聲的笑了。

“是誰？”他真的聽到一陣腳步聲向他走來，大聲喝著。

“我，是我。”二柱慌忙回答，“風冷得鉗骨頭，借個火抽口煙，暖和暖和。”走過來一看，原來是怒目而視的小桂子。

“是你呀，二柱哥，我還以為是什麼壞人呢。”小桂子把端在手裡的槍背好，不放心的向四周傾聽，語氣緩和了，說：“二柱哥，值班時間，不能胡亂離開崗哨呵！你忘了去年，‘水鬼’就是這個時候摸上岸來的。”

“你警惕性就那麼高。”二柱沒有借到火抽煙，反而被小桂子皮軟骨頭硬的說了几句，不高興的走回哨棚，一路走一路咕嚕：“毛孩子充硬漢，才背了几天槍，跟真事似的。”

小桂子沒有理睬他，活動活動手脚，坐下來，默默的想着心事。

水英那雙美丽的大眼睛，叫人看一眼就不能忘記，黑亮黑亮的，真跟石岩下的水潭一樣，能照見人影。她那鈴鐺一般的笑声，他老远就会聽見，全村姑娘中，只有水英才会笑得那么清脆动人。水英今年也在爭取入团，劳动上也挺出色。主要的，是她要求進步的勁头很合自己的心意。一个人不上進，長的象朵羊角花，又有什么用。……兩個人越过越好，到时候，結了婚，她会織网，我会捕魚，嘿，那多美……唉，又是水英，就不能想点别的。說來說去，她家还没有入社，靠水英一个人，不知道哪天才能打通她爹那个樹根头脑，不管將來是不是親戚，我是社員，我要幫助她家進社，常和她爹磨磨嘴唇皮。对呀，这想的才是正事哩！……

过半夜了，天空浮滿大片烏云，沉寂的海边，只聽見潮水越來越无力的拍打沙灘。

正是海边天亮前，陰晦寒冷的時刻，在新羊毛衣的溫暖中，在懶洋洋的海潮催眠中，小桂子漸漸的睡熟了。

……他仿佛觉得是在一个暴風雨的夜晚，他追趕水鬼回來，妄想潛水逃跑的水鬼，被活捉了，他也淋得渾身透湿。押着水鬼駛近海岸了，嘿，好多人都在岸上歡迎他們，水英也在人群里搖着手手帕，向他招手。她欢喜得太厉害了，脚